

# 现代汉语方言语序问题的考察\*

张 振 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要** 本文考察了现代汉语南北若干方言的语序现象,包括主语、谓语、宾语的位置,修饰成分和中心语的位置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南北方言在语序类型上所存在的差别。并且参考古代汉语与周围少数民族语言的语序现象,提出关于汉语起源的两种假设。

**关键词** 语序 汉语方言 古代汉语 民族语言

## 壹 汉语的语序问题

语序指的是词、词组和短语作为句子成分时的线性排列顺序,其中最主要的是主语(S)、谓语(V)和宾语(O)的排列顺序。从理论上说,这个顺序有SVO、SOV、VSO、VOS、OSV、OVS等六种,但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上的语言是否都可以归纳到这六种形态顺序中去,也不知道世界上的语言有没有超出这六种形态顺序的。语言学家 Greenberg 最早研究了世界上若干种语言的语序,并且提出了著名的语序普遍性理论,他(1966)认为一般的情况下,能够成为支配性的语序只有三种,这就是SVO、SOV和VSO。

关于汉语的语序似乎不成为一个问题,一般都认为是SVO语序类型的。当然,语言学家很早就注意到,汉语的这种语序在语言实际中,尤其在口语里往往有例外,所以在汉语语法学的研究中就出现了普遍被接受的“倒装”说,或“易位”、“移位”说。例如朱德熙(1982)就举出了汉语里主语后置、修饰语后置、宾语前置、补语前置,以及连谓结构前后两个直接成分的顺序颠倒等多种语序倒装的事实;① 陆俭明(1980)则详细地分析了汉语口语里的多种易位现象,其中很多例子是被其他的语言学家看成是倒装的。不过,“倒装”或“易位”的现象绝对不是主流,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汉语SVO语序类型的本质。但是,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有一些语言学家对汉语的SVO语序类型提出了挑战。对这个问题,魏岫明(1992)曾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例如汤廷池(1972, 1977)以方便于变形语法处理规则为理由,主张现代汉语在深层结构里是VSO或VX语序类型的。这种看法更加看重语法规则,而轻视了语言事实,恰好把语法规则和语言事实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戴浩一(1973, 1976)则主张汉语正经历着由SVO向SOV的过渡,而现代汉语基本上是SOV语序类型的,因为“汉语具有一个SOV语言所有的特征”。其主要根据是汉语中的“把字句”和“被字句”变换了宾语与谓语的位置,把宾

\* 2002年5—6月,笔者承陆镜光教授邀请,在香港大学语言学系进行学术访问。本文就是在这期间草成初稿的,以后又经过几次修改,遂成现在这个样子。在此特向香港大学语言学系及陆镜光教授志谢。

① 例如“快进来吧,你|修好了没有,那辆车”是主语后置;“九点半了,都|掉点了,已经”是修饰语后置;“他出国了,听说|不会地震了,估计”是宾语前置;“气都喘不过来了,跑得|吓死人了,说得!”是补语前置;“快结婚了,带着孩子”是连谓结构前后两个直接成分的顺序颠倒。

语提前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次要的理由。随后 Li 和 Thompson(1974, 1976)也提出了类似的认识。这种看法在于对汉语的“把字句”和“被字句”缺乏整体的理解,并且过分看重了它们在汉语里的地位和作用。

汤廷池、戴浩一等所提出的关于汉语语序问题的两种看法,受到了许多语言学家严厉的批评,绝大多数的学者还是主张汉语是 SVO 类型的。其中魏岫明(1992)的论证可能是最系统的,最值得重视的。不过,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主张汉语是 SVO 型的,还是 SOV 型的,他们所提出来的汉语特征都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个从魏(1992:19)根据其他一些语言学家的意见,归纳出跟汉语相关的 VO 型和 OV 型语言的类型特征可以证明:

	VO 型	OV 型
介系词	前置词 + 名词	名词 + 后置词
副词	动词 + 副词	副词 + 动词
名词修饰语		
关系子句	名词 + 关系子句	关系子句 + 名词
领属词	名词 + 领属词	领属词 + 名词
形容词	名词 + 形容词	形容词 + 名词
指示词	名词 + 指示词	指示词 + 名词
数词	名词 + 数词	数词 + 名词
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 + 主要动词	主要动词 + 情态动词
比较	形容词/副词 + 比较词 + 被比较者	被比较者 + 比较词 + 形容词/副词
关系代名词	关系代名词	助词
否定记号	否定 + 动词	动词 + 否定
动词补语	主要动词 + 动词补语	动词补语 + 主要动词

无须多加说明就可以知道,如果根据这个特征对照表,现代汉语无论归入(S)VO 型还是(S)OV 型都是允许的,又都是不允许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特征占多数地符合于或不符合于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不得不承认,出现这种状况颇使研究现代汉语语言类型学的语言学家们感到尴尬。

不管怎么样,以上所讨论的都是现代汉语通语的语序类型。其实,讨论汉语的语序类型仅仅根据通语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从整体汉语(张振兴,1999)出发,把眼光转移到现代汉语方言上面去,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本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作的。我们将根据已有的调查报告,提供关于汉语方言语序方面的资料,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语序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必须首先提出来加以说明。一种是关于话题和语序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主谓宾”的关系。朱德熙(1982)特别提到,从说话的人对于一件事情所采取的表达方式的角度来说,“主语和谓语的关系是话题和陈述的关系”。同一个意思可以选用不同的话题来表示,不同的话题可以表示同一个意思,就看说话者需要把什么内容作为主要的话题。话题在语序的排列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例如下面三句话的话题不同,但意思没有变化:

- 我不同意开班会。
- 班会我不同意开。
- 开班会我不同意。

人们还注意到,由动词“是”组成的句子,如果主语和宾语是同一关系,则两者可以互换,而表达意思不变。例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可以换说成“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可以换说成“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我”。在所谓的“倒装句”里,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例如魏明岫(1992:93-94)以下的例句:

那样好的饼干,我舍不得吃。

我这篇内幕新闻,社长看过了吗?

什么条件?你说!

这也是为了突出话题的需要,而改变了句子成分的线性排列顺序。不但“主谓宾”的关系这样,有时候连修饰成分与中心语的关系也是如此。朱德熙(1982:151-152)有下面的例句:

最大的一间屋子~一间最大的屋子。

忽然电灯灭了~电灯忽然灭了。

大概他不知道~他大概不知道。

极快的他想出个道理来~他极快的想出个道理来。

在口语里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不能据此而说,汉语的语序也可以是 OSV 的。这里最重要的理由是,这一类的句子除了特殊的个别句子外,基本上都可以很轻易地还原为 SVO 的语序,而意思没有变化,只是话题的重点不同而已。<sup>②</sup>

另一种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所谓语序排列中的“后续”或“追补”现象。赵元任(1968:131-133)可能最早涉及到这个问题。他以北京话为例,提到了句子的插入和后续形式,例如:

一个偏见太深的人啊——我这不是说你,啊!——没法子跟他说理的。

这么大的光圈——别动!——我得把远近对准了。

他跟他太太←你可别告送人啊!——昨儿吵了一架。

你简直没规矩,越来越。

钱甬存了←要是就要用的话。

这些句子里插入或后续的成分或用破折号分开,或用逗号和前箭头表示。陆镜光(2000)以粤语口语语料为基础,列出了粤语句子成分的各种后置现象。这里转录若干例子,括号内的解释也是原文的:

主语后置:作文呢?得唔得嚟,你?(作文呢?行不行啊,你?)

宾语后置:唔好讲喇,哩啲嘢。(别说啦,这些事。)

状语后置:两万好未啊,一个月。(两万够了吧,一个月。)

无人睬我啊,哩度。(没人理我啊,这里。)

能愿动词后置:我谗同家姐、阿妈,家姐喇,应该。(我想姐姐、妈妈,姐姐啦,应该。)

动词后置:有性格啊,个种叫做。(有性格啊,那种叫做。)

连词后置:点解无呢,噉样?(为什么没有呢,那么。)

其他后置:唔可以胜任嘢,我觉得。(不能胜任啊,我觉得。)

陆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证明,粤语口语中的后置成分是会话环境下的一种话轮后续手段。我们注意到,这种后续手段都在句子的最后,跟前头都可以用逗号分开,并且都可以复位,复位以后

<sup>②</sup> 朱德熙(1982:151)举出“瓷的小茶壶”不能转换为“小瓷的茶壶”。但是北京话可以说“小的瓷茶壶”。这个跟语义平面有关,因为从语义关系而言,“小瓷”是不成立的。

意思也不变。陆提供的粤语的这种后置现象跟赵所说的北京话的情况其实一样,这是说话者在说话过程中对已经说出的部分的一种追加和补充,可以总括为“追补”,其目的是使句子的意思更完整,更周全。这是在会话场合下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

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严格说来并非语法意义特征,而是语用环境特征。也不是北京话、粤语或某种其他汉语方言的特征。这是所有汉语方言,甚至是所有语言都可能存在的一种言语手段和表达方式。本文所考察的汉语方言的语序问题,跟这两种现象没有必然的联系。

## 贰 汉语方言里主谓宾的位置

主语、谓语和宾语在线性排列顺序中的位置,是决定一种语言语序类型的决定因素,尤其对于像汉语这样缺乏形态标志或形态标志不明显的语言来说更是如此。杨成凯(1997)指出:“从语序方面考虑,可以把谓语动词之前和之后作为两个形式标志,把谓语动词前面的名词性成分定为主语,把谓语动词后面的名词性成分定为宾语。”这个从形式出发,把现代汉语的语序定位为“主语—谓语—宾语”(SVO)的线性顺序,是符合实际的。以此为出发点,来观察现代汉语方言,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不一致的情况。下面分别讨论。

⊖主语和谓语的位置。大多数的汉语方言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形成SV顺序。但是有少数方言有时候也可以主语在后,谓语在前,形成VS顺序。例如苏晓青、吕永卫(1996)指出,徐州方言口语里有主语在后,谓语在前的例子,中间一般没有语音停顿,意义与正常句式相同,没有明显的追加意思,多见于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例如:(以下举例,小字注释是原文的,括号里的意思是笔者加的。)

看电影啲语气词,表疑问恁你们?(=你们看电影吗?)

家走吧小李儿!(=小李呀回家吧!)

怪好看嘞语气词,表感叹这本书!(=这本书真好看呀!)

真坏这孩子家伙!(=这家伙真坏!)

买来了冰糕!(=冰糕买来了!)

灯闭了我!(=我关灯了!)

张成材(1997)记录了青海西宁方言也有与徐州类似的例子:

啥也没说呗我!(=我什么也没说!)

好东西吃了吧你?(=你吃了好东西吧?)

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汉语方言也有这种例子,主要见于疑问句:

吃了你?(=你吃了?)

醒了他?(=他醒了?)

怕了你?(=你怕了?)

⊖谓语和宾语的位置。这里说的谓语实际指的是谓语动词。大多数汉语方言是谓语在前,宾语在后,形成VO语序。但有少数方言也可以宾语在前,谓语在后,形成OV语序。例如青海西宁方言,这种OV语序在口语里也是常见的。据张成材(1997,2001)提供的例子:<sup>③</sup>

你茶喝,馍馍吃。(=你喝茶,吃馍馍。)

爸爸一个洋糖儿给了。(=爸爸给了一个洋糖儿。)

<sup>③</sup> 邢福义(2000)讨论了小句中枢说的方言实证,也提到了西宁方言的这些现象,认为是宾语出现在动词之前,转化成了小主语。

昨晚夕我你家去了,你不在啊可。(=昨天晚上我去你家了,你不在。)

小王青海人不是,陕西人是啊。(=小王不是青海人,是陕西人。)

我阿爸今年六十有啊。(=我父亲今年有六十岁了。)

你们学校几个老师有啊?(=你们学校有几位老师?)

致个东西我的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致个东西阿蒙重的个有啊?(=这个东西有多重?)

你们学校几个老师有啊?(=你们学校有几个老师?)

据王森(1993)记录,甘肃的临夏方言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临夏方言除了带“是”字的句子也是VO顺序外,其他的句子大多数是宾语在前,谓语在后的。例如:

他饭吃完了。(=他吃完饭了。)

他他的成绩知道了。(=他知道他的成绩了。)

我我的亲人想着。(=我想着我的亲人。)

在其他的汉语方言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不过,往往附带有一定的条件。例如张安生(2000)记录宁夏同心方言,表示受事、对象、处所的宾语习惯于放在谓语动词之前,这种情况更多地见于否定句。例如:

你他跟前问给些。(=你问一问他。)

他最近上海又没去着。(=他最近没去上海。)

家里的东西旁人不要给了。(=家里的东西不给别人了。)

你们连他们不嚷,你们也给他们不说,这个必要没有。(=你们别跟他们吵,也别对他们说什么,没有这个必要。)

又据张安生介绍,“这种句式在宁夏北部汉族人口较多地区的方言里(如银川话)并不多见,而在回族人口较多的甘肃‘河州话’分布区非常普遍。”例如:

你学生就是啦?(=你是学生吗?)

我再钱没有。(=我再没有钱了。)

兀两个好者一个人(哈)像哩。(=那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

方松熹(2000)提到,北京话“主谓补宾”顺序的句子中的受事宾语,在浙江义乌话通常要把这个宾语提在谓语之前,构成“主宾谓补”句式,而句中的主语往往是人称代词。例如:

渠饭烧熟罢。(=他烧熟饭了/他把饭烧熟了。)

阿拉午饭食过罢。(=我们吃过中饭了。)

依信写过未?(=你写过信没有?)

温端政(1991)记录浙江苍南灵溪方言。灵溪话一般“主—谓—宾”顺序的句子,其宾语在谓语前或谓语后两可。例如“秧哥写信来了”也可以说“秧哥信写来了”,“你食糜吃饭了阿未?”也可以说“你糜食了未?”意思和语用没有差别。但是,有的这一类句子,其宾语一定要在谓语之前。例如:

恁母猪饲好了。(=你妈妈已经喂好了猪。)

我书读□[·lə]了。(=我读书了指我刚读完了书。)

②双宾语的位置。汉语里有一种谓动词带双宾语的句子,它最常见于表示“给予”的意义。北京话里这一类的句子通常是指人的宾语在前,指物的宾语在后,而不能反过来。所以有的语法书又把在前的指人宾语叫做近宾语,把在后指物的宾语叫做远宾语。例如“我给他一本

书”，正常情况下不能说成“我给一本书他”。但是，在很多方言里，这种双宾语的句子其指物的宾语也可以在前，指人的宾语也可以在后。

刘丹青(1995)指出，南京话“表示给予义的双宾语句，如果两个宾语都比较短，它们在动词后的位置可以互换”，例如：

你给他一支笔～你给一支笔他。

送他两张票～送两张票他。

退小张十块钱～退十块钱小张。

假如宾语比较长，常在指物宾语后用“给”引出指人宾语，放在指物宾语之后。例如：他给了一半家产给两个儿子 | 我送了整整十盆兰花给那个亲戚 | 学校里头奖一面锦旗给高二(3)班。如此看来，在南京方言的深层结构里，似乎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的顺序占了优势。杭州方言(鲍士杰, 1998)、崇明方言(张惠英, 1998)双宾语的位置几乎跟南京话完全一样。例如崇明方言下面的双宾语句子在口语里都可以通用：

拨给十块钞票我～拨我十块钞票。

赔一件衣裳夷他～赔夷一件衣裳。

还三升米你～还你三升米。

白宛如(1998)提到广州话的双宾语位置，“指物宾语在前，指人(或其他)宾语在后”，没有说到两可的情况。例如：

买件衫我。(=给我买一件衣服。)

寄封信渠。(=寄一封信给他。)

递杯茶我。(=递给我一杯茶。)

如果在两个宾语之间插进一个表示给予的动词，仍然是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上面三个句子可以说成：买件衫畀我 | 寄封信畀渠 | 递杯茶过我。柳州方言(刘村汉, 199)、长沙方言(鲍厚星等, 1998)、湘潭方言(曾毓美, 2001)、娄底方言(颜清徽、刘丽华, 199)双宾语的的情况跟广州话类似。

徐慧(2001)很仔细地描写了湖南益阳方言的各种语法现象。徐所举的例子说明益阳方言表示给予义的有两种双宾语句，一种跟北京话一样，指人宾语在前，指物宾语在后；另一种跟广州、柳州、长沙等地方言一样，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后者如：

送支钢笔你。(=送你一支钢笔。)

还一炮块钱小李。(=还小李十块钱。)

徐没有说明益阳方言两种双宾语句是否像南京话、杭州话、崇明话一样可以互换，但是强调指出，“把本书我”这一类句子是益阳话“给予”类双宾句最典型而又最常见的格式。

④其他宾语的位置。这里所说的其他宾语，主要指两类情况：一类指介宾结构的位置；另一类指句子中同时出现补语和宾语的时候，其宾语的位置。

先说介宾结构的位置。汉语在多数情况下，所有的介宾结构都能作为连谓结构的前一个部分，处于后一个动词的前边。不过少数从文言来的介词组成的介宾结构可以作为连谓结构的后一个直接成分，例如“来自上海 | 生于北京”之类。但是，在个别的汉语方言里，作为后一个直接成分的介宾结构却是常见的现象，其中的介词不一定是直接从文言来的。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汉语方言(据黄伯荣, 1992)：

我借五元钱和你。(=向你借五元钱。)

你试一试和他。(=你和他试一试。)

再说补语宾语同时出现时,其宾语的位置。这里的情况很复杂,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集中讨论可能补语和宾语的位置。在所有补宾的关系中,它有代表性。大多数的汉语方言可能补语和宾语的关系有肯定式和否定式之分,它们的线性排列顺序可以表述为:肯定式是“动+肯定助词+补+宾”,否定式是“动+否定助词+补+宾”。补语、宾语在助词之后,宾语在补语之后,都是“V助CO”式,例如北京话分别说“吃得下饭”和“吃不下饭”。但是,有一部分方言,例如上海、苏州、杭州、南昌、萍乡、长沙、娄底、湘潭、益阳等地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许宝华、陶寰(1997)指出,上海方言的肯定式语序是“动+补+宾”(VCO),跟北京话相同;否定式语序是“动+勿+补+宾”(V助CO)或“动+宾+勿+补”(VO助C),后者跟北京话不同。例如:

一隻鸡也捉勿牢伊~一隻鸡也捉伊勿牢。(=一隻鸡也抓不住。)

侬嬷看勿起我~侬嬷看我勿起。(=你别瞧不起我。)

许、陶又说,“上海郊区及苏州的情况与上海市区相同。但吴语的许多方言一般只能用‘动+宾+补’的语序”(VO助C)。可见上海方言的语序在吴语方言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熊正辉(1994)指出,按南昌方言习惯的说法,肯定式语序是“动+得+宾+补”,否定式是“动+宾+不+补”,如果不考虑助词的因素,都是“VOC”式。例如:

吃得饭进,吃饭不进。(=吃得下饭,吃不下饭。)

困得觉着,困觉不着。(=睡得着觉,睡不着觉。)

叫得门开,叫门不开。(=叫得开门,叫不开门。)

打得渠赢,打渠不赢。(=打得赢他,打不赢他。)

南昌方言的习惯说法在赣语地区也有很大的代表性。萍乡方言(魏钢强,1998)通常也说“讲得你赢,讲你不赢”,否定式更旧的说法还可以说“讲不你赢”,总之,宾语都在补语之前。

徐慧(2001)详细描写了湖南益阳方言可能补语和宾语的位置。益阳方言肯定式有“V得OC”和“V得CO”两种。例如:

搭得车到~搭得到车。(=坐得上车。)

买得家伙到~买得到家伙。(=买得着东西。)

考得中学起~考得起中学。(=考得上中学。)

做得作业圆~做得圆作业。(=做得完作业。)

而否定式有“V不OC”、“V不CO”和“VO不C”三种。例如:

搭不车到~搭不到车~搭车不到。(=坐不上车。)

买不家伙到~买不到家伙~买家伙不到。(=买不着东西。)

考不中学起~考不起中学~考中学不起。(=考不上中学。)

做不作业圆~做不圆作业~做作业不圆。(=做不完作业。)

徐没有说明,以上几种形式中,益阳方言最常用的是哪一种,但是从排列先后可以推测,肯定式的“V得OC”,否定式的“V不OC”可能是用得比较多的。

益阳方言的说法在湘语地区同样有很大的代表性。例如湘潭方言(曾毓美,2001)肯定式和否定式的说法,跟益阳方言完全一样。

### 叁 汉语方言里修饰语的位置

上文讨论了汉语方言中主语、谓语和宾语这三种主要成分在句子的线性排列顺序中的位

置。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跟这三种主要成分密切相关的修饰语(或叫修饰成分)在线性排列顺序中的位置。汉语的修饰语主要指的是状语和定语。与状语、定语位置有关系的否定成分的位置,也放在本节讨论。

①状语修饰成分的位置。汉语里作为动词、形容词修饰成分的状语,一般放在中心语的前面。但是很多方言的一些修饰成分却是后置的。<sup>④</sup>

在这方面,广州方言很突出。据黄家教、詹伯慧(1983),白宛如(1998),郑定欧(1997),广州话至少有六个很常用的修饰性成分是经常后置或总是后置的:

1,晒[sai˥˥]:这是一个副词性的修饰成分,表示统统、全、太等意思,一般放在动词、形容词中心语之后。例如:

你身子好返晒未啊?(=你身体都好了吗?)

你执好晒行李咩?(=你行李都拿好了吗?)

呢个细路仔真係晒[ɬɛk˥˥]晒。(=这个小孩子最聪明了。)

讲到佢面红晒了。(=说得他脸全红了。)

噉嘅场面上晒电视。(=这个场面全都上了电视了。)

2,先[sin˥˥]、自[tsi˥˥]: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做某事)在先,或先(做某事)再说。其中“先”主要用于肯定句,“自”也有人写做同音的“字”,主要用于否定句,往往跟否定词“咪”(相当于北京话的“别”)配合使用。例如:

你行先喇!(=你先走吧!)

楞来顶下档先。(=拿来凑合着用再说。)

等一阵先食。(=先等一会儿再吃。)

你哋坐住先,我马上就返来。(=你先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咪食自(=先别吃)|咪啱自(=先别动)|咪睇自(=先别看)。

3,多[tɔ˥˥]、少[sɿu˥˥]:这是两个表示数量的形容词,但经常用在动词后面,作为后置的状语成分。“多”表示动作的经常性,“少”虽然仍然表示数量,但有强调的意思。例如:

细路哥用匙羹食饭多。(=小家伙经常用羹匙吃饭。)

我哋呢间戏院睇戏多。(=我经常在那间戏院看戏。)

怕晒多两晒会中暑。(=担心多晒晒会中暑。)

大家讲少几句。(=大家少说几句。)

食少啲烟,身体会好啲。(=少抽一点烟,身体会好一些。)

喉咙痛就讲少啲野喇!(=喉咙疼就少说些话!)

4,翻[fan˥˥]:表示继续或重复进行某种行为动作,总是置于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做状语成分。例如:

你做翻你嘅嘢。(=你继续干你的活。)

唔该你放翻原来个处。(=劳驾您放回原处。)

今日比琴日暖翻啲。(=今天比昨天回暖了一点儿。)

④ 邢福义(2000)也讨论到这一类现象,他把其中的很多例子(如广州话的“多、少、先、晒”等)看成是状语向补语转化。他同时注意到温州方言中“最、艾、倒、死、甚”等表示程度加深的副词,用在形容词的后边做补语。例如:甜最|苦艾|臭倒|咸死|软甚。



呢条裤长翻啲就啱喇。(=这条裤子再长一点儿就合适了。)

这种动词、形容词修饰性成分后置的现象,在广州话口语中用得很多,很频繁,人们习以为常,以至不太引起注意,有一些广州话的辞书、语法书甚至也忽略不提。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语序现象,因为它跟汉语里的多数情况不一样;还因为广州话的这种语序现象,在很多的汉语方言里,有很强的可比性。

刘村汉(1995)所描写的柳州话情况,与广州话十分相似。柳州话是一种西南官话,但受到广西粤语的很多影响。例如,跟动词有关的“多”、“少”不放在动词的前面,而是置于动词的后面:“吃多一碗饭|穿多两件衣裳|带多几个人去|喝少一点酒|拿少两件行李”等等。表示动作次序的“先”、“后”也后置于动词的后面:“你走先,他走后|小王排先,老王排后|各个要守先,哪个守后呢?”等等。

鲍厚星等(1998)描写了长沙方言动词修饰成分后置的现象。长沙话属于湘语方言,可是表示动作先后顺序的修饰性成分,经常置于动词中心语后面,跟广州话也非常相似。例如:

你走头,我走后。(=你先走,我后走。)

我看头,你看二,他看末。(=我第一个看,你第二个看,他最后看。)

另一个湘语方言娄底话(据颜清徽、刘丽华,1998)几乎跟长沙话完全一样。娄底话也说:你行头,我行背|你讲头,我讲二,他讲背。不仅如此,长沙话还把做状语的“净”、“光”之类移到动词中心语后面:吃净菜(=净吃菜)|吃光饭(=光吃饭)|斗净把(=净开玩笑)。甚至把形容词“饱”、“好”等充当的状语移到动词的宾语后面。例如:

吃咖一餐饱的。(=饱饱地吃了一顿。)

困咖一觉好的。(=好好地睡了一觉。)

状语成分后置也是许多吴语方言的共同现象。这里举崇明方言和金华方言为例。

张惠英(1998)指出,上海崇明方言的副词“快”,表示行为动作即将完成,它经常后置,并且一般都要带着助词“啐”。例如:

1, 置于动词之后:水开快啐(=水快开了)|夷到快啐(=他快到了)|我跑快啐(=我准备快走了)。

2, 置于形容词之后:天冷快啐(=天快冷了)|饭熟快啐(=饭快熟了)|天黑快啐(=天快黑了)。

3, 置于动宾之后:日头落山快啐(=太阳快下山了)|我里吃饭快啐(=我们快吃饭了)|夷是生小囡快啐(=她是快生小孩了)。

4, 置于动补之后:衣裳净好快啐(=衣服快洗完了)|夜饭烧熟快啐(=晚饭快煮熟了)|拿夷冻杀快啐(=把他快冻死了)。

曹志耘(1996)记录的金华方言属于南部吴语,带有某些闽语的成分。相当于北京话表示程度的“很”,金华方言说做“猛”[maŋ<sup>1</sup>],经常后置于动词和形容词的后面。例如:

生活做得吃力猛吃力猛。(=这个活儿做得非常吃力。)

个样东西我喜欢猛喜欢猛。(=这一样东西我非常非常喜欢。)

打扮得好望猛。(=打扮得很好看。)

格碗菜鲜猛个。(=这碗菜很新鲜。)

状语后置的现象也见于闽语。例如闽南方言的厦门话(据黄伯荣,1992):

囡仔食大喙。(=小孩子大口大口地吃。)

困仔行大步。(=小孩子大步地走。)

阿姊上台顶唱细声。(=姐姐上台轻轻地唱了起来。)

作者的母语方言是福建漳平永福话,是一种受到客家话强烈影响的闽南话。相当于北京话的修饰成分“曾经”,永福话说做“有”,这个修饰成分经常后置:

伊去路街买有物件了。(=他曾经到街上买东西了。)

我做有一身红衫裤。(=我曾经做了一套红色的衣服。)

我写批吼有人随身带去。(=我写了信曾经叫人随身带去。)

以上说到的方言都分布于南部地区。状语后置的现象有时也见于北部的官话方言。例如苏晓青、吕永卫(1996)记录的徐州话就有状语在中心语之后的例子:你来了又(=你又来了)|他吃饭来喷同银字,正在(=他正吃饭来着)|去还啲?(=还去吗?)|钱都花完了快(=钱都快花完了)|回家了都(=都回家了)|走了莫须[ma:ɿk · əy]大概(=大概走了)|得去反是(=反正得去)|这孩子不听话老是(=这孩子老是不听话)|走赶紧(=赶紧走)。不过,从现在已经看到的材料看来,北方方言这种现象似乎还是相对少见一些。

⊖否定成分的位置。状语修饰性成分或动词、形容词中心语往往跟否定成分发生关系。那么否定成分的位置自然也就成了决定语序顺序的一个因素。在这方面,有一些方言否定成分的位置很有意思。

张成材(1998, 2001)指出,青海西宁方言否定成分在所修饰状语之后,与大多数方言否定成分在所修饰状语之前不同。例如:

他常常按时不上班。(=他常常不按时上班。)

你阿蒙好好不学习?(=你怎么不好好学习?)

我们就不走。(=我们不马上走。)

早雨快下脱开了,快点不走呵不中哪!(=快下雨了,不快点走不行啊!)

致个小说我仔细没看过。(=这部小说我没仔细看过。)

致个钟走着甚不准。(=这个钟走得不太准。)

张安生(2000)说到宁夏同心方言也有类似的情况,甚至比西宁方言走得更远。例如:

他茶不喝,烟也很不抽。(=他不喝茶,也不太抽烟。)

今儿天气很不热。(=今儿天气不太热。)

他给我直接还没有来信。(=他还没有直接给我来信。)

这个话我给他不说。(=这个话我不对他说。)

我连你不要。(=我不和你玩了。)

张同时指出,否定成分的这种语序在西北方言比较普遍。转引如下:

上课的时候胡歪想别胡想(青海话)

有时候天气预报甚不灵不太灵(临夏话)

他连一毛钱也给我不给给不给我(新疆话)

你的那块田我还给你没淌上水(银川话)

李树俨、张安生(1996)提到银川方言里,否定成分“不、没、罢(不要)”等,既可以跟北京话一样,放在介词结构的前边;也可以跟北京话不同,放到介词结构的后边。例如:

我不连你说了~我连你不说了。(=我不跟你说了。)

电视机我还没跟你修好呢~电视机我还给你没修好呢。

这个话你先罢给他说着~这个话你先给他罢说着!(=这个话你暂时别给他说吧!)

③定语修饰成分的位置。在大多数的汉语方言里,名词或名词性的修饰成分一般叫做定语。人称代词、名词、数量词都可以做定语,它们通常是前置的。但是在个别方言里,这些成分做定语的时候也有后置的。

据黄伯荣(1992),湖南境内的衡阳话定语成分可以置于中心词之后。例如:

那边河开展销会,好多人哪!(=河的那一边开展销会,好多人呐!)

二路车开到那边河去咯!(=二路车开到河的那边了!)

这里的“那边河”,都是说的“河的那边”。另外,在闽语、粤语、吴语和客家方言里,数量词做定语多数的情况下跟其他汉语方言一样,是放在中心词前面的,但是在某些疑问句里,它可以后置于中心词之后。例如温端政(1991)所记的浙江苍南钱库话:

米一斤喺个钱?(=一斤米多少钱?)

衫一件喺个钱?(=一件衣裳多少钱?)

在粤语里,口语中出现的定语性修饰成分后置的现象,往往被复杂的长句掩盖了。陆镜光(1998)对此做了深刻的研究,并且提出了口语里经常出现的很典型的例子:

你有 mou<sup>1</sup> 朋友喺银行做嘢㗎?(=你有没有在银行做事的朋友?)

你识不识人教德文㗎?(=你认不认识教德文的人?)

我睇过一本书讲呢个问题嘅。(=我看过一本谈这个问题的书。)

#### 肆 汉语方言语序问题的两种假设

以上第贰、叁两节鸟瞰了汉语方言里最主要的语序现象。鉴于汉语方言本身的纷繁复杂,相信一定会有一些有趣的语序现象没有得到挖掘,希望有机会得到不断的补充和更正。

现在再回到对汉语方言语序的考察事实上面来。我们可以发现,本文所提到的语序现象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某一种语序现象是有某种条件的,或是多数情况下是出现于某种范围的。例如,徐州方言、西宁方言、呼和浩特汉语方言出现的谓语在前,主语在后的 VS 语序,一般都出现于感叹句、疑问句和祈使句。现在还没有发现通常的叙述句里出现这种语序的记录。从所看到的例子看来,即使在感叹句、疑问句和祈使句的范围内,这种 VS 语序也并非常用。出现这种语序可能跟上文赵和陆所观察到的北京话和粤语的情况很近似。第二类是两种语序并用的,有的记录可以显示其中的一种用法可能是固有的或处于优势的。例如,南京方言、崇明方言、益阳方言的双宾语位置,指物宾语既可以在指人宾语之前,也可以在指人宾语之后,但是益阳方言的作者很明确告诉我们,益阳指物宾语在前的语序是占优势的。关于“动补宾”的语序,上海方言的否定式有“动+勿+补+宾”(V 助 CO)和“动+宾+勿+补”(VO 助 C)两种,但吴语方言一般是采用“VO 助 C”式的,而南昌方言不论肯定式还是否定式,习惯上都是“VOC”式,跟多数吴语方言一致。第三类是某一种语序是经常性的状态或是几乎无例外的状态。第贰节里提到的西宁方言宾语前置的现象属于这一类。第叁节里提到的一些方言状语后置的现象多数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例如广州方言的“晒”、“先”、“自”、“多”、“少”、“翻”经常是或总是放在动词之后的;崇明方言的“快”和金华方言的“猛”也总是放在动词的后面。还有西宁方言的否定成分跟多数方言不同,经常是放在修饰性成分之后;长沙方言、娄底方言表示先后顺序的修饰性成分后置。这些都属于这一类。

显然,在上述三类的语序现象中,第二、三两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果一种语言或方言,它的某一种或几种语序现象,经常地或总是跟周围的语言或方言不一致,那么,它理所当然地

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忽略了第一类的语序现象,实际上也就可以把 VS(O)或者 V(O)S 的语序类型搁置在一边。我们只需要在(S)VO 或(S)OV 之间为汉语方言选择语序类型就足够了。按照上文第一节魏岫明(1992:19)所归纳的语序类型特征,宾语的位置当然最为重要,它是在动词之前或是在动词之后,是决定汉语方言语序类型的决定因素。除此之外,至少还有四个因素可以作为主要参考:

	VO 型	OV 型
1 副词	动词 + 副词	副词 + 动词
2 否定记号	否定 + 动词	动词 + 否定
3 双宾语	指物宾语 + 指人宾语	指人宾语 + 指物宾语
4 补语宾语	动词 + 宾语 + 补语	动词 + 补语 + 宾语

上面四个参考因素中,前两个据魏(1992:19),后两个是本文附加的。根据本文的考察,青海的西宁方言,甘肃的临夏方言和河州话,宾语经常放在动词之前,银川方言也有这个现象,西宁方言的否定成分还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因此,这几个方言最明显的具有 SOV 语序类型的特点。至于南方的一些方言,如浙江义乌方言把北京话的“主—谓—补—宾”语序说成“主—宾—谓—补”顺序,似乎宾语提前了,其实这是有条件的,它只限于受事宾语,并且主语一般是代词。浙江苍南灵溪方言有些句子的宾语在谓语前后两可,只有个别的句子宾语必须在谓语之前,可能是言语习惯造成的。因此,像义乌方言或灵溪方言并不具备 SOV 语序类型的特点。本文的考察还显示,作为状语的修饰成分的位置,双宾语的位置,补语宾语的位置,成为南北方言的重大差别之一。状语修饰成分在动词形容词之后,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VOC 的补语宾语顺序,几乎是南方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少有无之分,只有多少的差别,或者两者并用,而北方方言这种语序现象是不多见的。按照这几个特征判断,南方的方言主要是(S)VO 型的,而北方的方言主要是(S)OV 型的。西宁方言、临夏方言、河州话,甚至银川话都没有问题,其他的北方方言虽然宾语没有前置于动词之前,但是其他四个参考因素完全符合。

这个观察还可以得到词序的旁证。据魏(1992:19),就名词和形容词、数词的关系来说,(S)VO 型语言是名词在前,形容词、数词在后;而(S)OV 型语言是名词在后,形容词、数词在前。跟名词性成分发生关系的形容词和数词是修饰成分,这个恰好跟动词性成分前后的副词是状语修饰成分平行。那么,南方方言很多词序就是名词在前,形容词、数词在后的。例如,闽语、粤语、客家话、湘语很多方言管客人叫“人客”,管公鸡叫“鸡公、鸡翁”,管母鸡叫“鸡母、鸡姆、鸡婆”,管公牛叫“牛公、牛牯”,管母牛叫“牛母、牛姆”,南宁平话管男朋友叫“友崽”,管女朋友叫“友女”,等等。闽语、粤语、吴语、客家话很多地方经常说“笔一支,鸡三隻,牛两隻”这样的表达方法。这些跟北方很多方言的词序,以及组词方式明显不同。<sup>⑤</sup>

这个考察结果好象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一般都认为汉语的语序是 SVO 的,对于北方官话方言尤其没有疑问。现在怎么北方的方言反而是 SOV 语序,而南方的方言却是 SVO 语序了呢?其实,我们还是把汉语的整体看成是一种 SVO 语序的语言的,因为除了极少数地点的方言以外,绝对多数的汉语方言宾语还是在谓语之后,并没有前置于谓语之前,而宾语的位置

<sup>⑤</sup> 丁邦新(2000)讨论了湘语、客家话、粤语和闽语中的“反常词序”问题。他认为汉语无论在历史上或方言里都没有“中心语—修饰语”这种结构存在的痕迹。闽语的“牛公、牛母”里的“公、母”大概也是名词,不是一个形容词。

却是一个绝对关键的因素。即使像西宁方言、临夏方言一样宾语前置了,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更加丰富的资料来支持,才能最后决定这少数的几种方言是否就是SOV语序类型的。不过,确实可以得出结论,就若干参考因素看来,南北方言的语序类型是有差别的。北方的汉语方言更多地显示了SOV的语序特征,南方的汉语方言则更多的显示了SVO的语序特征。这个结论可以就汉语的语序问题引导出两种假设:一是早期汉语就是SOV型的;二是早期汉语就是SVO型的。这两个假设都存在可能性。

首先假设早期汉语就是SOV型的。现在我们看到的SVO型是后来演变的结果。这种假设得到早期汉语文献的有力支持。孙良明(1994)详尽地考察了《周礼》、《礼记》、《诗经》、《楚辞》等早期汉语文献,发现先秦是各种宾语前置的共存的时代,到了东汉时期,有的宾语前置的现象逐渐消失,<sup>⑥</sup> 所以后来的先秦文献注释家往往把宾语移到动词之后。兹按原文体例略举数例如下:

凡祭祀,赞王币爵之事,裸将之事,[将,送也;裸将,送裸。]……《周礼·天官·小宰》

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亲失,失其所当亲也。]《礼记·缁衣》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郑笺:以犹与也。与我南行,不与我归期,……]《诗经·邶风·击鼓》

昊天上帝,则不我遗。[郑笺:天将遂旱,饿杀我与!]《诗经·大雅·云汉》

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言已放弃所在幽远,众无知己之情也。]《楚辞·九章·惜颂》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梁惠王下》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毛传:哀贤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诗经·小雅·雨无正》

王何卿之问也? [王问何卿也?]《孟子·万章下》

公不如谓周君曰:“何欲置? ……”[置,立也。欲立谁为太子也。]《战国策·西周》

古代汉语文献中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所以楚永安(1994)在谈到诸如宾语前置之类的词序变化时说:“就古代汉语本身来说,或者就特定的语言环境来看,这种变化基本上还是正常的,符合语言规律的。”这个话说得颇为中肯。

这种假设还得到汉语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支持。我们知道,汉语的周边,西南部和西部是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这个语族的诸语言的语序,除了克伦语是SVO型,白语部分是SVO型外,其他基本上是SOV型占优势的;北部是阿尔泰语系,这个语系诸语言的语序都是SOV型的。张成材(2001)提到藏缅语族里的藏语、撒拉语、土族语,一般是宾语前置的SOV型语序。例如:

藏语的宾语一般位于主语后面,谓语的前边:

nə tʂaŋ mo ret

人 老实 是 (人老实)

ŋe naŋ ndza thoŋ taŋ ŋa

我 早茶 喝 (助词) (我喝早茶)

<sup>⑥</sup> 孙良明(1994)讨论了四种前置宾语的变化:一般名词宾语前置变后置,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变后置,“是”“之”等字前置宾语变后置,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开始变后置。一般语法史论者只提出后面三类前置宾语。孙(1994:120)认为:从汉代注释书来看,三类前置宾语的共存,只是在先秦;到了东汉时代,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是”“之”等字宾语前置两类型已从活的语言中消失。

ŋe ɣta taŋ taŋ ŋa  
我 马 放 (助词) (我把马放了)

撒拉语宾语一般在动词谓语的前面:

men ata —(a)namni saʁandzi  
我 父母 想念 (我想念父母)

u xarə gɸlixni dʒarəmiŋ  
他 老 牛 宰了 (他把老牛宰了)

men gedʒe giŋaŋda saŋa jaxʃiqɸzlyxor aldzi  
我 昨天 在街上 为你 好眼镜 买了 (我昨天在县城给你买了一付好眼镜)

土族语基本顺序是主—宾—谓:

təi nenge morinu funi  
你 这个 马 骑 (你骑这个马)

təi maxa ide, bu kua utəija  
你 肉 吃, 我 汤 喝 (你吃肉, 我喝汤)

谢晓明(2002)考察汉语方言“吃、喝”之类的相关动词, 并且和周围的民族语言进行了比较。指出“吃饭、喝茶/喝酒”在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锡伯语和满语里, 宾语是前置的:

	吃饭	喝茶/喝酒
锡伯语	饭吃 bəda dʒim—	茶喝 tʃai cəim—
满语	饭吃 putA tʃəmi	酒喝 erki ommi

西部的羌语宾语也是前置的:

thaŋləŋ xqa- thie- ʃɿŋxu-, pauɿtʃɿŋ ti- tsia-  
他 饭 吃 时 报纸 (助) 看 (他吃饭时看报纸)

noŋ ʃɿ- aɿphieŋ phieŋ tha- ti- thieuvnəŋ ma-ɿ, xuan-ʃɿ- ɣŋəyŋ tsuə-ɿɿŋ ti  
你 药 一 片 片 那 (助) 吃 (后加) (语气词) 还是 另外 水药 (助)  
thieuvnəŋ?  
吃 (后加) (你要吃药片呢, 还是喝药水呢?)

aŋ ʃɿ- qa- za- tʃhi-ɿsa- tɕeŋ ʃɿ- dʒɿ- i-  
一 月 (助) 粮食 三十 斤 (前加) 吃 (后加) (一个月吃三十斤粮食)

其次假设早期汉语就是 SVO 型的。这种假设最有力的证明就是现代汉语的绝对多数的方言都是 SVO 型的, 从早期的 SVO 型汉语发展为现代的 SVO 型汉语, 这是一种层次渐进的线性发展, 再自然不过了。另外, 这种假设也得到汉语周围民族语言的有力支持。我们知道, 南部汉语, 特别是闽语、粤语、吴语、平话等方言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与我国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在漫长的时间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大量存在于西南地区的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诸语言, 正好是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直接继承者。这些民族语言除了一些苗语方言外, 现在一般都是 SVO 型的, 或者是以 SVO 型为主的, 其修饰成分的位置等等特征, 比起本文上述南部汉语方言的表现更为显著, 更为突出。我们有理由设想, 早期的南部汉语方言跟这些民族语言在某些特征方面是十分近似的。

首先看壮侗语族的主要语言壮语。李方桂(1940)记录了龙州土语, (1953)记录了武鸣壮语。这两种壮语都在广西境内。在武鸣土语里, 有三种语序现象值得注意:

(1) 一个名词的描写语, 通常放在那个名词的后面。例如:

陈姑爷反得只马肥 (= 肥马), 岳父他反得只马瘦 (= 瘦马)

那个人老(=老人)走在前面

人走路(=走路的人)|缸大(=大缸)|家里岳父(=岳父家里)|边河(=河边)

(2) 汉语一般的数量名结构,要变成(量)名数结构。例如:

你拿个缸一(=一个缸),我就拿个锣一(=一个锣)

有日一(=有一日)陈姑爷来家里岳父(=岳父家里)

(3) 有些限制谓语的词,要放在谓语的后面。例如:

等我放东西先(=等我先放东西)

使你去前面(=让你在前面走)

这来呢就给他取先(=这回就让他先拿)

岳父他拿只马回来呢也没有出屎银任何次(=任何一次也没有拉出银子来)

下面来看黎语,这也是壮侗语族的主要语言之一。范中树(1994)专门讨论黎语语法,其中也有几个现象引起我们的注意:

(1) 定语成分一般要在名词之后。例如:

na<sup>1</sup> khu:ŋ<sup>1</sup> ri:n<sup>1</sup> thun<sup>1</sup> ɬai<sup>1</sup>  
他 会 说 话 黎 (他会说黎话)

ga<sup>1</sup> ɬai<sup>1</sup> tsau<sup>2</sup> tsha<sup>1</sup>tshia<sup>3</sup> ve:ŋ<sup>1</sup>tsau<sup>3</sup> ?be  
咱们 黎 有 文字 自己 了 (咱们黎族有自己的文字了)

ɬu:k<sup>7</sup>khaw<sup>3</sup> na<sup>1</sup> khwei<sup>3</sup> hei<sup>1</sup> tsok<sup>7</sup> ta:m<sup>2</sup>?a<sup>2</sup>  
姐姐 他 要 去 向 三亚

(2) 状语的位置可以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前面,也可以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例如:

hwan<sup>1</sup>nei<sup>2</sup> fa<sup>3</sup> va:u<sup>1</sup> fau<sup>3</sup> ho<sup>3</sup>  
今天 天 最 热 啊 (今天天气很热啊)

tsu<sup>3</sup> tsu:n<sup>1</sup> ?a:u<sup>1</sup> nei<sup>2</sup> ta<sup>1</sup> ɬen<sup>1</sup>mun<sup>1</sup>  
一 个 人 这 不 漂亮 (这个人不漂亮)

koŋ<sup>1</sup> nei<sup>2</sup> ɬen<sup>1</sup> ?dat<sup>7</sup>  
东西 这 好 真 (这东西真好)

tsu<sup>3</sup> tsu:n<sup>1</sup> ?a:u<sup>1</sup> nei<sup>2</sup> ɬen<sup>1</sup> ?doŋ<sup>1</sup>hau<sup>2</sup>  
一 个 人 这 好 那样 (这个人那么好)

kom<sup>1</sup> nei<sup>2</sup> ?be:ŋ<sup>1</sup> ?doŋ<sup>1</sup>hau<sup>2</sup>  
地方 这 宽 那样 (这地方那么宽)

(3) 表示给予意义的双宾语句里,借助于“给”[me:ŋ<sup>2</sup>]的帮助,指物宾语可以放在指人宾语之前。例如:

hou<sup>1</sup> tsha<sup>7</sup> tsho:m<sup>1</sup>?ban<sup>3</sup> tu:ŋ<sup>2</sup> mew<sup>1</sup>  
我 买 龙眼 给 你

na<sup>1</sup> tu:ŋ<sup>2</sup> ve:ŋ<sup>3</sup> tu:ŋ<sup>2</sup> hou<sup>1</sup>  
他 给 衣服 给 我 (他给我衣服)

pha<sup>3</sup>za<sup>1</sup> ta<sup>1</sup> tu:ŋ<sup>2</sup> nam<sup>3</sup>tha:ŋ<sup>3</sup> tu:ŋ<sup>2</sup> ?de<sup>3</sup>  
父亲 不 给 糖 给 我 (父亲不给我糖)

再来看傣语。傣语属于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喻翠容、罗美珍(1980)描写了西双版纳和德宏两个傣语方言。傣语里的副词总是用来修饰动词和形容词的,其中表示程度的副词,范围或条件的副词,还有表示时间顺序的副词有的可以放在中心词前面,有的可以放在中心词后

面,但是有的习惯上经常放在中心词之后。例如:

xa:m<sup>2</sup> me<sup>2</sup> lai<sup>4</sup> ja<sup>5</sup> pai<sup>5</sup> ta:n<sup>3</sup>!  
话 种 这 别 讲! (不许说这种话!)

mau<sup>2</sup> pai<sup>5</sup> xa:n<sup>4</sup> pheu<sup>1</sup>!  
你 别 懒 太! (你别太懒!)

bau<sup>5</sup> koi<sup>2</sup> ka<sup>6</sup> sop<sup>7</sup> va<sup>6</sup>, mu<sup>2</sup> xuun<sup>2</sup> jan<sup>2</sup> het<sup>8</sup>  
不 仅 嘴 说, 手 又 还 做 (不仅嘴说,手也要做)

xau<sup>1</sup> ma<sup>2</sup> eu<sup>5</sup> se<sup>5</sup> se<sup>5</sup>  
他 来 玩 常常 (他常常来玩)

su<sup>1</sup> tsau<sup>3</sup> pai<sup>1</sup> on<sup>1</sup> do<sup>8</sup>!  
你 去 先 吧! (你去先吧!)

最后看一下瑶语的情况。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1982)描写了广西境内的瑶语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勉语和布努语都属于苗瑶语族,拉珈语属于壮侗语族。布努语和拉珈语表示“先”、“后”、“很”之类的副词,做状语时一般都放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例如布努语:

kau<sup>2</sup> muŋ<sup>4</sup> te<sup>2</sup>  
你 去 先 (你先去)

luŋ<sup>1</sup> pen<sup>2</sup> nau<sup>3</sup> lɔŋ<sup>1</sup> ɕi<sup>1</sup> nɔ<sup>4</sup>  
个 花 这 红 很 (这朵花很红)

cuŋ<sup>3</sup> nau<sup>2</sup> i<sup>1</sup> py<sup>3</sup> thiŋ<sup>1</sup> zau<sup>4</sup>  
我 吃 一 碗 还 (我还吃一碗)

cuŋ<sup>3</sup> muŋ<sup>4</sup> nɔ<sup>4</sup>  
我 去 马上 (我马上去)

拉珈语的情况类似:

lak<sup>8</sup> pai<sup>1</sup> ba:ŋ<sup>1</sup>, tsi<sup>1</sup> taŋ<sup>2</sup> ɬa<sup>3</sup>  
他 去 先, 我 来 后 (你先去,我后来)

kan<sup>1</sup> tsei<sup>5</sup> ni<sup>2</sup> khja:ŋ<sup>1</sup> a:k<sup>7</sup>  
根 树 这 高 很 (这棵树很高)

此外,拉珈语还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当句子存在两个宾语的时候,直接宾语在间接宾语之前。例如:

tsi<sup>1</sup> pon<sup>1</sup> ti:n<sup>2</sup> lak<sup>8</sup>  
我 给 钱 他 (我给他钱)

tu<sup>6</sup> foŋ<sup>5</sup> in<sup>3</sup> pon<sup>3</sup> seu<sup>1</sup> tsi<sup>1</sup>  
他们 送 一 本 书 我 (他们送我一本书)

另一个是宾语和补语同时出现时,宾语一般在补语之前,但也可以在补语之后。例如:

lak<sup>8</sup> wak<sup>8</sup> na:ŋ<sup>4</sup> tiŋ<sup>6</sup> lieu<sup>3</sup>  
他 洗 衣服 干净 了

lak<sup>8</sup> wak<sup>8</sup> tiŋ<sup>6</sup> na:ŋ<sup>4</sup> lieu<sup>3</sup>  
他 洗 干净 衣服 了

以上两种假设都是从汉语起源的一元论出发的,就是假设汉语只有一个来源,早期的汉语要么是SOV型的,要么是SVO的。如果早期汉语是SOV型的,那么跟西部或西南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跟北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是一致的。以至于一直至今,北部或西部的一些



方言(如西宁话、临夏话等)仍然保留着 SOV 型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宾语前置于谓语之前。现代汉语多数方言 SVO 语序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这个发展演变显然受到了南部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诸语言的深刻影响。我们至今为止对于早期这些民族语言的强大势力可能估计不足。如果早期汉语是 SVO 型的,那么跟南部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诸语言是一致的,以至于现代南部汉语方言在很多语序特征方面还跟这些语言具有很多的相同性。因此,现代汉语多数方言 SVO 语序是历史发展的直接继承,或者说古今汉语在语序类型方面就未曾有过强烈的变化。至于北部某些方言有宾语前置的特点,或者某些 SOV 型的特征,那是受到藏缅语族或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强烈。例如上述壮语、黎语、傣语等壮侗语族或苗瑶语族诸语言名词性的修饰成分(定语)通常放在中心词之后,但是现代南部汉语方言这种名词性修饰成分后置的现象很少,反而跟北部汉语方言十分一致,都是前置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现代汉语南北方言在语序类型上的差别,可能反映了早期南北汉语的来源不一样,南方某些汉语方言是早期南部汉语发展演变的结果。南部汉语后来跟北部汉语进行了长期的接触和交融,最后发展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既有统一又有分歧的全国汉语方言。在这个接触和交融的过程中,都跟周边的各民族语言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汉语起源的多元论。如果从汉语起源的多元论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不但对南方早期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等民族语言的强大势力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同时对我国南方地区的早期文明也要有足够的认识。一般的历史观认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但是苏秉琦(1986)已经指出,考古学的认识过去曾有偏差,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他说:“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集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再一次证明,我国南部地区的早期文明同样是辉煌灿烂的。刘庆柱(2002)强调了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他指出,20 世纪的中国考古发现,在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中就有南部地区的若干重要发现。例如:距今 12000 年至 9000 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等。并在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和玉蟾岩等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我们知道,水稻的栽培是人类早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进步标志之一,说明当时的南方社会具有相当的文明程度。这种文明程度的社会,在我国早期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势必发挥重大的作用。

一元论也好,多元论也好,都必须肯定汉语的南北方言存在着重要的差别,都必须肯定汉语的南北方言和周边的其他民族语言有着漫长的接触和交流。语言的交流和接触,导致语言和方言之间的渗透,同时也导致语言和方言的不规则发展。对此进行研究,需要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两个学科的学者进行密切的合作。本文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尝试。

####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 [ 1 ]白宛如.广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 2 ]鲍厚星等.长沙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 3 ]鲍士杰.杭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 4 ]曹志耘.金华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 [ 5]楚永安.古汉语表达例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 [ 6]丁邦新.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方言.2000,(3).
- [ 7]范中树.黎语语法纲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 [ 8]方松熹.义乌方言研究.杭州:浙江省新闻出版局.2000.
- [ 9]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1992.
- [10]黄家教,詹伯慧.广州方言中的特殊语序现象.语言研究.1983,(2).
- [11]李方桂.龙州土语(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六).商务印书馆.1940.  
武鸣壮语.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1953.
- [12]李树俨,张安生.银川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 [13]刘村汉.柳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 [14]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 [15]刘庆柱.考古为什么.北京晚报7月4日第25版.2002.
- [16]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1).
- [17]陆镜光.粤语名词组中的后置修饰成分.方言.1998,(1).  
句子成分的后置与话轮交替机制中的话轮后续手段.中国语文.2000,(4).
- [18]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 [19]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人民日报》8月4日海外版.1986.
- [20]苏晓青,吕永卫.徐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 [21]孙良明.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 [22]汤廷池.国语变形语法研究:移位变形.台北:学生书局.1977.
- [23]王 森.临夏方言前置句子成分的代表法.[转引自黄伯荣1992].
- [24]魏钢强.萍乡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25]魏岫明.汉语词序研究(唐山论丛6).台北:唐山出版社.1992.
- [26]温端政.苍南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 [27]谢晓明.与“吃、喝”相关动词带宾语的多角度考察.湖南师范大学2002博士论文(未刊稿).2002.
- [28]邢福义.小句中枢说的方言实证.方言.2000,(4).
- [29]熊正辉.南昌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 [30]许宝华,陶 寰.上海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 [31]颜清徽,刘丽华.娄底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32]杨成凯.汉语语法理论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33]喻翠容,罗美珍.傣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 [34]张安生.同心方言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 [35]张成材.西宁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西宁方言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青海省志·方言志.合肥:黄山书社.2001.
- [36]张惠英.崇明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37]张振兴.方言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4).
- [38]郑定欧.香港粤语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 [39]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40]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41]Greenberg, Joseph H. 1966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ed. By Joseph H. Greenberg.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42]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4 Historical Change of Word Order: A Case Study in Chinese and Its Implications. *Linguistics I*, ed. by John M. Anderson and Charles Jon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43]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6 On the issue of word order in a synchronic Grammar: A case against "Movement Transformation". *Lingua* 39:169-181
- [44]Tai, James H-Y. (戴浩一). 1973 Chinese as a SOV Language. *Papers from the Ninth Regional Meeting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April 13-15, 1973, ed. By Claudia Corum, T. Cedric Smith-Stark and Ann Weiser,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45]Tai, James H-Y. (戴浩一) 1976 On the change from SVO to SOV in Chinese.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Diachronic Syntax*, April 22, 1976, ed. By Stanford B. Steever, Carol A. Walker, and Salikoko S. Mufwene,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46]Tang, Ting-chi (汤廷池) 1972 *A Case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aipei: Hai-Guo Book. Co.

## An Investigation of Word Order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Zhang Zhenxing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ord order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including the order of the subject, predicate, and object, and the order of a head and its modifier.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in two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These hypotheses are grounded in the typological variation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are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data from classical Chinese and minority languages.

**Key words** Word order, Chinese dialects, Classical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本文责任编辑 沈 明)